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閟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

爲高祖［原注］文武至康僅四世　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原注］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孫氏曰按書之藝祖鄭禮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藝禰聲相近釋文云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注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元］宗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猗歟藝祖滔滔濬源有

雄武劍作鎮金門阮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是以元宗為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原注唐元稹行裴度制曰佑我憲考為唐神宗　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今按魏泰東軒筆

餘稱太祖太宗
爲藝祖神宗

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沖帝

幼主謂之沖帝水經注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以孺子嬰爲沖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

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伯兮朅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原注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肸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即爲族族非疏遠之稱[原注]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

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原注）梁書夏侯亶傳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原注）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原注）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疏曰親指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

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時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爲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錢氏曰唐書云云然則唐時以哥爲君父之稱矣趙氏曰攷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眞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荅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王眞公主過大哥劉冶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勖呼張承業爲七哥三司使孔謙兄事伶人景進呼進爲八哥此亦稱兄長也王荆公謂弓曰大哥趙善湘語子范曰三哥甚有福三哥謂第三

子葵此父之稱子也蓋古人又以哥爲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又宋欽宗以太后車前曰傳語九哥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弟也顧氏之議毋亦狃于吳中習俗而未考哥之有是異稱也楊氏曰北齊諸王稱母曰姊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原注又有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詩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梁氏曰史記淮南王傳常謂上大兄文帝行非第一而稱大者蓋大乃天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則元宗稱寧王之例

妻子

今人謂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錢氏曰詩妻子好合如鼓琴瑟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原注史記高祖紀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原注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此又是不能悉數之辭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予恐來世以台

爲口實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沖人不卬自恤言予又言卬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命（原注今監本脫而字依石經補）言爾又言而女喪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又言公（原注范甯解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后稷也爲韓姞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姞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楊氏曰其未崩薨而稱諡者與此一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卽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卽太也既安且寧安卽寧也既庶且多庶卽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尙卽猶也周其有頌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卽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卽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原注晉書后妃傳序亦云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后名原注以太姒爲后妃乃後人之論而詩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后緍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爲后者原注如泰姤大象及內則稱后王有以妃爲后者雜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

則諸侯皆得稱之〔原注〕周禮星人注后君也言君容王與稱后者諸侯易疏凡象稱先王者唯施於天子兼諸侯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羣后誓于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原〕征之篇亦稱〔原〕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爲后者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云懿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

歌之日僥倖之逦賴茲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淸淵

王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胤征胤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爲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原注唐沈旣濟議云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追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固君人者之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爲王書

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錢氏日祭公諫穆王昔我先王世后稷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原注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而復去之稱先帝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武王獨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楊氏曰尊之非也蓋云諸侯諸王也不先王取便文有公不言而王言之王貴也春秋之吳楚則以子通于諸侯

君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

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原注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閻氏曰陵丞相御史大夫官猶尊若嚴助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亦稱君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楚鬭廉語屈瑕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原注文十年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并二臣通謂之君至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原注猶鄭

伯有之臣稱伯有爲吾公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原注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周禮調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閻氏曰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是時舜已爲諸侯故曰都君非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奉而爲君以主一國觀泰伯之在荊蠻可見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爲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爲君

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爲君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舅爲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衞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爲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原注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　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閻氏曰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卿大夫之妻亦稱

主也戰國策文以主君稱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魏策魯君擇言稱主君之尊盡一指魏文侯一指魏惠王也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元德帝蜀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為安樂公自可郎以本封為號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原注三國志載鍾會檄蜀將士吏民稱昭烈為益州先主先主之名蓋始於此乃是魏人所稱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為不當況改漢為蜀亦出壽筆原注黃氏日抄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楊氏曰魏以蜀為漢則言不順故謂為蜀也當時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為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

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元列傳以為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為先主矣〔原注綱目亦書帝稱為後主姚燧深以為非見元史傳〕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改為先主耳〔原注杜微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亦無稱朝廷為主公之理是後人所改〕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啗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

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原注記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爲至尊之稱（原注許善心以陳臣入隋宇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台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事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閻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爲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睢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湣王齊人謂齊湣王孟嘗

君舍人謂衞君張丐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與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闍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干陁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閤下

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

故世俗書題有閤下之稱（原注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原注晉左思稱左記室梁何遜稱何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上下無別其執事幾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閤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原注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俎言閤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

閤左達五右達五原注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沈氏曰案內則正義天子之閣于夾室左右各五諸侯于房五大夫亦于夾室三蓋古人置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爲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原注三輔黃圖云皆蕭何造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游覽之所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閤者門旁小戶也原注說文董賢傳與孔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閤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原注古人坐以東向爲尊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原注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閤而售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

閤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閤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原注嚴延年傳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閤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倣之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原注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蓋中門不啟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閤原注閤亦門也故金門亦謂之金閨謝朓詩旣通金閨籍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閨閤師古曰閤閤內中小門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爲閨閤之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爲稱原注後漢書曹大家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閤下從昭受讀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

相聽事門曰黃閤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閤（原注宋書百官志黃閤主簿省錄眾事鄧琬傳太宗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閤而未以爲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沈氏曰移抄本作儀）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

以爲常（原注：魏張閣字子臺）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原注：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八閣老詩云扈從登黃閣困學紀聞曰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日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爲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唐書楊綰傳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

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原注〕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儲子爲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沈氏曰漢書相國丞相皆秦官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原注〕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被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傳說爲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

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於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原注 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爲令尹淮南子言子產爲鄭國相傳止言執政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君以我爲相〔梁氏曰羣欲求爲太宰史公易稱相太宰元天官之長然宋太宰亞於司寇楚鄭太宰又非正卿則太宰不定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原注 論語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相季氏而非相魯君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則似眞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爲小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儐相之相爲相國之

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原注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 按左傳隱二年司空無駭杜氏注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然則臧紇爲司寇亦小司寇也 朱子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誤梁氏曰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卽魯三家之外有東門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時同在卿列則亦儼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爲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寇職乎昭定以後臧氏替而以孔子居之亦事理所有史云大司寇別於小司寇之下大夫也毛氏經問謂夫子由小卿司空進大司寇良是又曰誤非始史公晏子春秋外篇孔子聖相有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爲魯相王充有孔子爲相國之說而經史問答亦力排孔子以卿當國遂余未敢以爲然又韓子外儲說左言孔子相衛尤妄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爲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爲將軍孟子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原注盜跖篇）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苴

傳景公以爲將軍封祁晉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爲官名矣按成案衛將軍衛字衍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錢氏曰西漢丞相封侯東京三公不封侯者甚多曹操始以丞相封魏公相公之稱自曹孟德始前此未之有也若封王則稱相王原注司馬文王進爵爲王荀顗曰相王尊重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卽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

是也封公拜相惟李晉長徐達三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爲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簨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開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虡業維樅卽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

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竝謂此也（原注宋徐爰誤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原注爾雅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竝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即此二字（原注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爭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原注：雍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牓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繇中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原注：亦有無官而得入者如李白是也）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

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原注參取新舊二志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其時尚未置也陸氏曰士子登高第者入翰林不數年坐致館閣爲儲相地當郎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姚刑部曰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眾人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言官也矣異入而而爭于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矣異令獨謂御史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知其一而失其一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可不知近臣之職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者諫爭之人接辭陳爭之辭連策今之人不以爲其職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以盡職爲出位就背爲盡職者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廪之〔原注職官志〕陸贄與吳通〔元〕有隙乃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原注通元傳〕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穎劉烜貞元末奕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奕王倚與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原注小說〔元〕宗時有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原注順宗紀〕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千二百七十八人〔原注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

璘因話錄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原注雍錄曰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之地凡善格五者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例也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

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上伏願采蒭蕘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爲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原注常作吳王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衞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

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謵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原注音毗）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

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内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場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爲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

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原注猶近日天啟末之添注京堂以至官僚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原注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　冊府元龜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　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元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

得過一人今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孫氏曰副郎沿用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省去郎字單稱員外蓋外郎無員而此則有員也俗稱也不宜當𢑱定制之初主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子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爲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

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爲之尚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原注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元載傳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並收禁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原注魏仁浦傳自樞密院小史遷兵房主事揚億傳時以

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爲大理丞評事億以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冲補外是在前代皆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倣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撾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劾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溫荆州主簿親遇深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

爲要職(楊氏曰)三十年看儒書云云郎温語非時人語也豈邢公誤耶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人謂醫爲衙推(原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爲節度衙推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后方晝寢繼岌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卜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舊唐書音樂志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賓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戸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原注王智興爲徐州門子（沈氏曰周禮左傳國語所稱門子並卿大夫適子之稱與後世門子絕異）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爲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荊楚快手黃冋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原注南史作快手) 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原注袁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爲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

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又云十人爲火五火爲團則直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

唐書同紇傳加冊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倶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含倶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酉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

唱染干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鋹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原注今本作僂儸鶴林玉露僂儸俗言猾也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冲可爲太孫師傳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

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
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
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
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
趙脩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
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淸波雜志
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
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
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原注杜子美詩麻鞋見天子）然則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原注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銲謂王鉷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

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鎭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爲鎭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尚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儓廝養無不稱之矣原注逸史葉堅傳看唱得寶歌匠宗行第三以天子而謂之三郎亦唐人之輕薄也三郎當殿坐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爲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按成案自門生之名冒弟子之實于是贄執上官諭丐國士以速援引用博聲

閙賄詔顯行名曰報厚纂述微閒詭云津逮贖廢職業恣爲糴譎浮薄之風莫斯陋矣至于鄉里小兒略涉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組綬下史密通款曲偶値勢衰轉譏彼其援邵原以自解幸景桓之末錄首鼠兩端出處一轍恬不知愧抑又甚焉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呂黎云聖人無常師公卿文學可弗愼歟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衞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錢氏曰晉書周顗傳坐門生斫傷免官）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狠狽步走唯將一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

王清與墓工始下插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原注）陳書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顏氏家訓亦以門生僮僕竝稱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錢氏曰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頭同席坐坐遣出免中正梁傳昭不蓄私門生蓋所以矯時人之弊乎（趙氏曰觀六朝所稱門生不過如傔從之類非受業弟子也然富人

子弟多有爲之者蓋其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爲之者陸慧曉爲吏部尚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兩門生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可以見當日規制也顧氏謂其非在官之人則未知門生有可入仕之路亦不得謂非在官人也

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錢氏曰漢時郡國守相稱府君亦稱明府）

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原注）刺客傳聶政稱臣嚴仲子亦稱臣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原注）西都賦李周翰注臣者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原注）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

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梁氏曰此侯罪狀史漢表皆同中閒有脫文必不因稱臣棄市也況淮南王爲釘之從祖尊卑既別名位亦殊其稱臣何罪）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原注侯爵免）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爾（原注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大尉對王丞相曰公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

君旣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王官仍復稱臣（原注）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而屬吏則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

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為先臣則亦可稱母為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王七十有五

稱臣下為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是稱其臣為父也〔原注〕史記文帝又問則曰父知之乎是當時面言如此漢書以人主嫌於稱父乃添一字曰父老知之乎失之矣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

稱其臣之母爲母也

人臣稱人君（楊氏曰）前有人臣稱君一條宜并入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强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

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原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毋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郾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原注

三國志孫皓傳注郡吏爲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盧諶贈劉琨詩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李善注朝右謂別駕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原注時琨爲并州刺史 胡三省通鑑注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禁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爲疑蓋徒見唐盧粲駁武承訓造陵之奏以爲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原注舊唐書徳舉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

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馬陵原注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爲蝦蟇陵也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曹公祭橋元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爲宮冢名爲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爲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

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原注杜氏通典有羣官鹵簿南史顏延之傳嘗乘羸牛車逢子竣鹵簿王僧孺幼隨其母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今人以皇族稱爲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卽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譏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撰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爲東

魏行臺薛循義所遁與宗室及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兄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顏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以爲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原注其祖之繼室）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爲嫌也

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闇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遘疾彌留欻焉大漸隋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

宗爲其兄元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原注史記但云坐者皆起再拜馬援傳言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

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沈氏曰元史刑法志禁令篇云諸民間祖宗神主稱皇字者禁之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四終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卽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

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原注案續漢書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則已覺其謬矣 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雷氏曰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羲和國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重即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黎乃蚩尤九黎之族以世職而為地官者或謂黎即吳回大謬回乃顓帝之曾孫安有帝之初立即命其曾孫之理蓋高陽以前惟凶黎蚩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仍遷其善者于鄒居使為縉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襲蚩尤之名為黎君也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遷其善者使為北正故曰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自後掌其職者皆襲其號高辛之初二官失職帝以老童二子代之故山海經曰老童生重及黎重即重氏黎即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于重後與回分掌之及共工作亂帝命重氏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而以其弟吳回為之後出是重氏之職

又并于黎而黎之德獨光融于天下焉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回之兄止謂之重無所對而以其兼并二職言之則回與其兄皆可謂之重黎也國語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此重黎即謂吳回其後即羲和是也羲和本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總地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即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候之于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啓閉掌于四官而敍于曆正故譽堯以後天事掌于一家就其屬而分言之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有分司就其長而統言之則或謂之羲和或謂之重黎止是一官之稱也呂氏春秋謂舜使重黎舉后夔典樂是又即羲和重黎之證夏后中康之世羲和尸位允侯征之以昆吾氏代其職蓋昆吾者亦祝融吳回之孫帝之命代猶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義故國語曰至于夏商重黎世敍天官史記天官書昔之言天術者有夏昆吾殷商亦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敍其職也馬融書注分羲和爲二氏後出孔傳用法言近羲近和之說謂重即羲黎即和亦出于此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黄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伯翳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原注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史記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咸當爲賢字之誤) 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

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竝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原注周禮簭人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司農注此九巫皆當讀爲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祒

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原注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丕顯大神巫咸者也（原注封禪書則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原注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原注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爲鄭

也

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原注）注採藥往來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原注）注羣巫上下此山採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爲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帝泄十六年殷侯微（原注）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

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原注)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 山海經中(原注)一作從 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郎河伯也(原注)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 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淸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

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原注）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眞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敎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原注）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

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梁氏曰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檀弓何以有三妃歷攷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凡所稱引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集解之類並引禮記作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誤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不可信）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安得謂

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致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沈氏曰昭二十九年傳本作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廟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

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爲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爲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原注〕高誘注天神青霄玉女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原注〕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爲伏羲氏之女〔原注〕漢書音義伏羲氏之女溺雒水爲神嵞山啓母天問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爲啓母之妹〔原注〕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

武后至封之爲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爲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原注〕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并州妬女爲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之詩〔原注〕見下小孤山之訛爲小姑也〔原注〕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原注〕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爲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原注〕郊祀歌媼神蕃釐服虔曰媪者老母之稱坤爲母故稱媼於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鎭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叟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原注〕唐書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歷中判官李諲譔辭旨殊謬至有

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失葬鹵莽鬪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原注而即如字)白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淵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眞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嫗當時大歷十才子爭遣李謨鑱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塐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塐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

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原注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眞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謂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

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壻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原注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

今將歸損予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元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蕢魯漠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梁氏

曰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衛主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逍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誅哉共伯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厲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原注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呂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原注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

容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衞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郎今衞輝府輝縣（原注：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謚也非共國之共也）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簦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原注

容齋三筆以爲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原注盜跖篇新序因之　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爲誣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

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册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原注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原注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尙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原注予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爲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遵海觀朝儛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

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爲誰潮邪子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原注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

願遠邁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原注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媪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媪死人爲葬之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冢門今號其處爲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原注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

門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

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梁氏曰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之屍于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遇于莒郊檀弓迎柩于路說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故崔豹古今注曰都城也似當依齊城解〕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原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

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

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淸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原注風俗通已有此說 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攷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

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原注）祖君彥爲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爲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原注）樗里子傳莊舄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蹻莊芷（原注）淮南王安傳而獨有嚴君疾（原注）樗里子傳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原注）胡身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

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爲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爲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卽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原注王莽傳有蘇嚴春非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怱奇下言嚴助史駮文原注嚴助傳作嚴蔥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爲右北平太守而

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攷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攷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原注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

氏曰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人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美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梁氏曰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由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充]二兄求點並棲遯求先卒至是[充]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充]爲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原注]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 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

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

差稱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原注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掖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原注左傳但言殖杞梁不言華周楊氏曰說苑亦子政所譔則云兩人皆死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云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舂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顏注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

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罝虎振周王圖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攷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

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錢氏曰左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正在晉文公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邈矣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

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閻氏曰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屬陳老子時地尚未爲楚有梁氏曰老子之子宗爲魏將老子卒於敬王初年而其子仕魏最少亦百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五終